象村集 十二

疏箚 下
說
書牘 上

象村先生集卷之三十二

啓三十四首

因傳教陳言啓

昨日本府郎來宣 聖教宵旰憂勤之意溢於十行之中一言一句無不切中時病臣等伏地莊誦仰見 聖明大有爲之意愈往愈新重光 祖烈迓續天命之機其兆於此矣 聖明首出萬物咸睹卿士大夫罔非彙征之彥而更化一年治未食效者良由臣等之庸愚忝竊三事不能導宣 聖化倡率百僚之致兢惶悸慄不知所以自處大抵今日國勢乃是積衰

之餘有似垂死老人元氣已憊針藥雖具而奏功未
易宜乎 聖明之憫然於時月之久也 祭享御供
特命減省各司冗食亦旣澄汰則戶部之用不可謂
不節而經費之竭也實由於歲入之不裕然於節省
之外幸有浮濫之費未盡減除者則令戶部一一料
理量入為出允合事宜兩銓之官亦豈不欲罄竭心
力期於得人哉顧聞見有限名實相眩其不能精選
蓋以此也銓曹前後陳請令宰臣薦擧守令可合者
非一而事歸虛套繼自今申明薦擧之法宰臣等薦
擧之外本曹官亦廣詢博訪各自薦擧必擇其望實

祠乎者為一成籍頻為坐起考試身言且驗其旣往
行事資格來歷然後始為備擬則差勝於閑漫不省
而臨政苟充者矣如有茂才卓異不必盡拘此例雖
臺閣之官時時補外使之諳練民事者是　祖宗朝
已行之規在　成廟朝多以侍從特除外縣未久又
擢內職此即漢時太守璽書徵拜之意　聖教及此
誠出於尋常萬萬矣武夫之用視東銓尤難在　先
王朝觀射取才之法其道不一邊將拔擢亦由此路
意非偶然本兵若能修舉廢墜使衆武歸於樞轄則
優劣自別而不患其溷淆矣臣等懵無知識誠不可

以報塞　聖意之萬一而伏睹　下教不勝感悅敢來陳啓近者元帥新授西事之可陳者非一而竊聞張晩將承召入來故欲於其時登對以達并此敢啓

因雷變啓

昨日迴　駕之時日色凄薄雷電交至臣等竊念天之鼓舞萬物者雷也雷以二月出地百八十日八月入地亦百八十日人事候之以審節序品彙因之以爲動蟄未嘗爽也收聲已久發非其時當收而發害物甚矣臣等實懼焉稽之前史相臣不職則其應如

此臣等之至庸極陋冒擾罔軸者已逾年矣宜乎天
之示警而臣等之不得不策免者至是而益著矣念
今大小官寮莫不器使之而獨三事重地畀之臣等
其何以感天心而過咎徵乎 聖明首出庶物而臣
等不能賛襄為巨室而不求工師無是理也臣等之
控免只是為 國家慮非敢苟循徃套竊故事而自
文之也京房易傳曰失時之雷主人君教令且曰其
救之也賑不足議獄刑慎教條伏願 聖明亟察臣
等微悃改卜賢德 殿下亦宜愈加修省以為應天
之實臣等不勝區區之誠敢來瀆 啓

又

臣等頃因秋雷之變敢貢辭退之章而未蒙　聖允
逐隊隨行又復數月矣灾異之作沓臻不已臣等齚
舌席藁不敢更以支離之辭苟循虛文瀆陳於　冕
旒之下也應天修省之義三司諫劄已盡之矣獨念
相臣得其人然後　國事可為未有相非其人而能
成治道者也臣等之庸愚無似國人皆知之而　聖
明不許遆改者徒以大臣體面有異於庶官不欲以
辭章遽加遆易爾人非日加鬼責將至臣等才分不
可引以伸之而居一日則貽一日之瘝曠比如毀車

當路朽棟支室詎不爲　國家之大害哉有管仲然
後齊桓覇有諸葛然後昭烈興百事之成壞皆由於
股肱之賢否如何　聖明知臣等之不足以當相職
而猶不許遞免則是上下相蒙　國事無可幾臣等
豈以游談蔓說餙爲虛讓以欺　君父哉伏願　聖
明俯察輿論改卜賢德以畀股肱之寄以爲應天之
實不勝幸甚

請冊封　世子啓

元子冊封之事臣等曾於　筵席陳達已盡而　聖
旨以姑徐爲敎臣等竊惟早建儲貳有國先務漢文

初載即封太子前史美之粤稽我國家　祖宗朝莫
不皆然　仁宗大王七歲已舉冊禮良以重國本而
繫四方萬民之望也今者　元子年已長成旣就外
傅冊封之典不可久稽冠禮入學禮冊禮當有次
舉請下有司預講與禮及明年春首舉行

因雷變辭職啓

臣等之以不稱辭以災異辭者盖已累矣臣等之情
出於血誠　聖明視之有若文具臣誠悶鬱焉君臣
之間其分至嚴雖有懇迫之懷理難輒瀆於　宸嚴
之下臣等之泯嘿逡巡反顧自省相與懔懔者即三

歲如一日矣逈者灾異之作無月無之而迅雷之變
復見於立冬之候十月之章詩傳記之矣臣等危慄
震悸罔知所處　聖明在上羣俊在下而庶事叢脞
天怒未弭者寧有他哉亶由臣等久據鼎軸不得擧
職而然語曰得百駿驥不如得一伯樂古今天下不
得相臣而能底治理者未之前聞臣等之庸愚陋劣
天賦實然雖欲殫十駕之勤無當於奚庚況崎嶇抗
揑之際乎既不能儀刑百僚又不能匡理庶務徒然
充位伴食而已　聖明既虛授之臣等又虛受焉三
事之任庸可虛授而虛受之乎量今形勢為如何也

才不足無以濟艱德不足無以範世望不足無以鎮
物　聖明亦豈不知臣等之不可倚用而姑且因仍
不改以度時月者不過曰職在大臣何可以一紙辭
免文字輕遞而已此則不然庸工制璞美璧亦壞哲
匠構室曲材爲用得人則日有顯效非人則日貽癏
曠用舍得失關　國家興亡臣等非敢蔓辭飾讓以
欺　聖明亦非厭煩避事俾躬處佚特以銖寸之短
不能引以丈尺荏苒不退終誤　國事臣等所大懼
也伏願　聖明特許策免改卜賢德以答天譴不勝
幸甚

論啓運宮喪制啓

臣等乖承　聖教固知誠孝所極而第念禮家特重於大宗為莫大之常經故有不可以小宗干大宗之文父在毋喪猶有壓降之節况直承　祖宗之統而為私親全無壓隆無是理也　慈殿在上何可徑情直行不察臣等之所陳耶臣等非倉卒論下顔為講究有所考據而為此陳　啓若行三年之喪則是即國喪也如　宗廟山川祀事俱廢臣等何可以非禮之禮承順　上意敢此更　啓

又

臣等伏覩下禮曹之　敎聚首感激不知所達臣等
當此莫重之禮豈敢以一毫未盡之事仰瀆於創巨
之中乎帝王之家以宗統爲重稽諸禮經上遡前代
已往之迹莫不皆然或薄於宗統而偏於私親貽譏
於後世者　聖明亦豈不深長思乎儀禮所載爲人
後者斬衰傳曰何以秪言所後而不言父母也解之
者曰所後或祖或曾祖故不言所後其下朞服條曰
爲本生父母朞通貫上下而觀之則旣曰所後或祖
或曾祖豈獨指爲後之叔父者哉故其傳曰持重於
大宗者當降小宗之服經文所載炳炳若此禮者天

理之節文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者乃天理之當然而有所降殺者是為節文今若以 聖孝罔極之故一有所誤則非特 宗統之重有所紊亂凡三年與期制自初終至成服節目煩異若不 亟賜允從則上下相持錯節横生將無以處之矣臣等誠意淺薄雖未回 天而亦不可以 聖明之不許而有所撓改敢復陳 啓伏願 聖明垂察

請以綾原君俌為喪主啓

喪必有主故禮文中初終有立喪主之文古今天下寧有無主之喪乎今 啓運宮之喪以綾原君請為

喪主者以 聖明爲宗廟之主而不可爲私親喪主
也 聖明服制已降則與出繼降殺何異請依禮官
啓辭速爲擧行

又

綾原君爲喪主之事臣等已再陳之兩司亦屢言之
而 聖俞尙閟當此罔極之中臣等豈欲如是瀆擾
而顧念禮不可踰情不可徑大防不可毁 聖明上
承祖宗之統其不得爲私喪之主 聖明必知之矣
而猶且堅執豈孝思無窮不忍以綾原爲之主耶喪
主不定則不得成喪是乃大綱所在伏願 聖明亟

回　天聽以循羣情

又

今日之事以　聖明在哀疚之中而不敢言則喪制
不成　宗統不尊為是之故而言之不已則似不體
聖上罔極之懷而歸於瀆擾臣等於此不勝惶悶
迫而不知所以處之也今承　下教命臣等退去臣
等所當體奉　聖意不復發言而只念瀆擾之罪輕
喪制　宗統之義重臣等若依　聖教退去則誰復
為　殿下言之國家建置大臣臺諫非苟而已有大
處置許以盡言無隱以為採用之地　聖明若以臣

等之言發於非理則臣等宜伏妄言之誅不然則夫
決無留滯然若決江河事之是非迷於當時而著於
後世方策所載炳炳不誣臣等敢復陳請益增悸恐

又

伏承 聖教勿爲更言臣等之言亦可以止矣第念
喪不可一日無主今旣襄而殯尙未定喪上而 聖
明欲自主之 殿下以 先王繼體之身承 宗廟
主鬯之重不稽禮經徑情直行後世之譏有不暇顧
深恐大乖於尊饗承祀之義也竊查癸亥年夏 大
院君祝文頭辭議 啓時儒臣博考典禮禮官叅酌

情文依　德興大院君故事稱為　大院君別立支
子以奉其祀議于大臣臣領議政李元翼左議政尹
昉收議入　啓依議　判下遵行今三年矣所謂支
子奉祀即綾原君也到今請以綾原為喪主者非新
創之議也伏願　聖明依癸亥年　判下施行

又率百官啓

昨奉　聖旨教以勿煩臣等非故為煩瀆祗欲導
聖明歸之於正爾既　命支子奉祀則奉祀者即為
喪主寧有奉祀而不為喪主之理乎癸亥收議　判
下　聖明深得禮經之意而忽焉今日與癸亥　判

下祖左臣等實感焉　宗統大法　朝廷公議後世
譏貶舉皆不顧反欲為私褻之主凡臣等前後覼縷
許多義理盡歸空言不料躬逢　聖明値此莫大莫
重之舉而不能匡捄乃至於此　聖明雖教以勿煩
臣等豈忍遽退而負我　聖明伏願　必抑至慟惕
然回慮一從禮官之議

又

臣等之伏閤已累日矣伏承　聖教責以瀆擾一則
曰勿煩一則曰已諭至於使之退去夫瀆擾大罪也
退去　嚴旨也不可一日玷迹於陳力之列而尚此

黽勉號籲不已者徒以愛君之誠不讓於葵藿之向日可以言可以不言則臣等何苦而言之喪主之立不立 大統之輕重繫焉既主 宗統又主私喪則雖謂重私親而輕大統可也歸宗有法罷繼非難既命奉祀此為主喪 制命中變實無所據聖人制禮莫大於宗法而帝王家尤以此為重宗廟之內情有所屈故子為尸父於廟中則拜其子無他重宗廟也宣祖大王入承之初 德興大院君封號祭式一循群下之議率禮無過至今以為美事 宣祖大王以無窮之孝思其所以欽追奉之者豈有量哉而止於

與者大義所存也其時宿儒耆碩林立於　朝導
宣祖於中正之地　宣祖亦克受之豈非今日　殿
下之所當法者乎臣等不合以　殿下不免之致而
遽為承順使　殿下歸於非禮之地　殿下亦何必
強執過中之見以拂大同之輿情乎首相以此辭位
臺閣固爭而不得欝抑於下此豈盛世之事乎聖人
能通天下之志故能成天下之務伏願　聖明廓開
私蔽以從古人制禮

又

伏承　下教辨釋開示伏讀　聖旨不勝感愧之至

然於臣等之意不能無慼何敢不更為容喙以備採擇之地乎　聖明所謂不改父母之稱為喪主無不可者語其常也臣等所陳承　宗統情有所屈者據變禮而論大義也　聖教所謂承大統者此也義理甚明　聖明亦豈不灼見乎噫父母之喪終天之痛也於此不自盡則人子於何盡其心乎此　聖心之不得慉然改圖者也但喪主云者非如一時主喪而已旁題以此主祀以此禮官已經講定儒臣亦為敷奏正為今日事也伏願　聖明更加深思以循公議

又

昨日伏承 下教歷於 宗統難於主喪則令備攝行事 命下矣繼以伏覩玉堂劄 批則合以既已允從故臣等不爲違 啓退去而竊伏思之 下教中攝行二字似不分曉今之喪主即他日之旁題主祀必須明白承 教然後禮官當有遵奉之地綾原君俌歸宗定爲喪主之意請捧承 傳舉行

請抑情從禮劄

伏以 聖明罹憯痛之後臣等以抑情從禮之道上達矣意謂 聖明下念臣民之望上遵 慈殿之旨庶幾無遏於哀毀而伏聞誠孝之極不思裁節口進

稀粥起處苫塊無異於初終之時臣等竊不勝遑遑
悶迫不知所以為計也禮曰不勝喪比於不孝又曰
喪食雖惡必充飢又曰必有草木之滋焉孝子之持
喪以滅性為深戒者蓋以此也匹夫猶然況 殿下
一身 宗社臣民之所恃而自輕若此乎 聖明之
色憂侍藥經數三月之久 啓居不能以時 飲饍
或至屢廢而竟遭終天之戚其間心慮之焦煎榮衛
之損傷 聖明必不自覺矣疾病之作不作於作之
日若不及今稍加節宣而一任傷毀不復置意則一
朝有不安節將何以治之哉臣等不得進覲 天表

仰聽 玉音祗以文字之末略陳蠛蠓之悃 聖明
若不於此而俯循則臣等之血誠歸於虛文已矣豈
不重可憂也乎伏願 聖明深惟 宗社臣民之計
體奉 慈殿勸勉之義節抑至情以爲保全之方不
勝幸甚

因崔鳴吉議禮辭職劄

伏以臣等伏奉 聖敎崔鳴吉劄子令臣等一一回
啓臣等竊詳劄辭所陳累千言而其宗旨則三年喪
也喪主也建 别廟也臣等愚見 大院君即 宣
祖大王之支子也 聖明撥亂反正直承 宣祖之

統則　聖明為　宗廟之主而大院君猶為　宣祖大王之支子諸侯之支子自宗廟觀之則小宗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禮也故古之人論小記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章曰此謂尼庶子故鄭玄云祖不壓孫爾非謂承祖之重而可得伸其私服也云大夫尚然況國君而承　宗統之重乎旣以主鬯於　宗廟則何可又為私喪之主乎壓於　宗統而有所降殺則儀文節目烏得不次第隨殺乎理固然也　建廟一節臣等未知與姜嬪事同符與否而後世建別廟者率多意起　聖明亦必歷覽於前史中

矣臣等素昧禮學知識亦淺迷惑之見不能自回維
就劄辭遂節明之不過如斯第其劄中有曰毁 先
王之定制滅父子之大倫又曰滿朝名流擧陷無父
之罪若臣等雖不可謂之名流身爲大臣率先陳請
則無父之罪專在臣等非如庶官隨行從議者之比
義雖一口忝冒以誤大禮伏願 聖明亟加罷斥以
便 國體不勝幸甚

定遠大院君夫人墓號議

臣伏見下禮曹金蚵山所墓號依漢故事事 傳教
及見弘文館博考 啓辭所考出者非墓也園也似

與　聖教相左然既已博考矣就考園之所由起則
三代以前無墓祭至秦而設寢殿於墓側漢因秦制
諸陵皆置寢殿之古衣服如生人之具謂之寢園自
太上皇以下高帝文景代各有之以此觀之園者乃
陵之異名占八十六字有園陵園寢之語通天子諸侯
言之非陵之下墓之上别着一園字爲隆降之節而
謂之陵謂之園也戾悼二園亦皆因園爲寢以時薦
享爲其寢殿所在與其謚稱戾悼二字合而名之曰
戾園悼園似非特設殊稱如壽陵長陵之謂也園之
稱盛於漢而唐宋以下寢少元明以後尤罕有之義

東方絶無以圖稱者今若改墓稱園則事繫創始不
可不審思慎處恐不若依 上教墓字上加以名稱
以表著之也臣既昧禮學妄有折衷之見敢陳臆說
伏惟 上裁

孔廟改號陞黜未安箚

伏以臣因該曹 啓辭孔聖改號從祀陞黜等事承
命獻議矣此事業為一代時王之制非外國小臣所
敢容議然其 皇明以來孔廟祀典梗槩有不可不
備經 睿覽者故敢以獻議時所未及者更陳焉
太祖高皇帝洪武十二年作文廟是時凡天下嶽鎮

海瀆城隍前代忠臣烈士封號罔不釐正而獨文宣
王廟號及從享封爵如故 憲宗純皇帝成化十二
年用國子祭酒周弘謨言增籩豆為十二舞佾為八
孔聖自唐至 皇明皆以塑像奉享故加冕服十二
章之儀尊崇極於此矣至 世宗肅皇帝嘉靖九年
太學士張孚敬方用事孚敬即璁也 祖宗所定大
小祀典悉自損益名曰祀儀盛典因進言曰先聖先
師祀典俱當纂入成典書內孔子祀典多有未安謚
號不當稱大成文宣王章服不當衮冕籩豆樂舞不
當用十二八佾 帝命禮部集議羣臣多以王爵為

疑編修徐階上言曰孔子王號有不必去者三不可去者五王祀孔子承襲已久一朝不王衆人易惑以為陛下棄孔子王爵苟去王號夷宮殺樂以應禮文恐妨 太祖之制 帝不悅摘階疏中 聖謨洋洋非臣所能窺測之語謂其諛佞謫授延平推官御史蔡貫亦辨其非忤 旨褫職為民 帝自製正孔子祀典說頒示羣臣以明王號之當去孚敬亦撰孔子祀典或問上之遂去孔子文宣王號配享從祀諸賢公侯伯爵盡皆革去改大成殿為先師廟大成門為廟門嘉靖十三年 帝視大學行釋奠禮 帝以

皮弁服謁拜舞用六佾樂止三奏此乃 皇朝孔聖祀典沿革始末也徐階 皇朝名臣也而其言猶未見採 帝既親製祀典說乎敬又進或問則其定為時王之制固不難也在藩國雖似不可異制而至於樂舞一節於臣之心終有所聽熒伯禽受天子之禮樂則魯之八佾猶有可諉而孔子斥之去王爵而用王者之舞樂於義無據臣於獻議時謂必先講此者良以是也且孔子若改以先師則配享以下諸賢百餘位國學及八路州府郡縣鄉校位版將一時撤出易以新主豈非大變革大舉措乎伏願 聖明廣詢

在　諸臣熟議而處之昔年諸相臣獻議多言陞黜
而至於孔子改號則有略焉者在　聖明裁度而已
臣有懷不得不盡

丙寅別試罷榜後條陳論者誣罔疏

伏以榜已罷矣試院之事今不須追言而　朝廷之
所陳達不如臣目見之真也昨者進劄意謂若下司
敗則就吏供辭擬暴微情而　天恩寬假許遣刑章
仍伏思惟有罪遣刑感　恩則有之臣不一言則臣
有隱衷而　聖明亦無由下燭覆盆矣夫窮閻蔀屋
之下匹夫匹婦有一冤狀曲加伸問　聖世事也臣

雖陷於機穽爲 朝廷棄人抑 先朝一舊物也縱
不敢齒列於 清朝士流之後比之於匹夫匹婦則
有餘矣不合徒畏物議甘爲 聖世一枉人而自外
於 天地父母也始也憲府之論無事可據秖稱人
言言有虛實不加審察虛者信之實者不信噫以道
路之人言治人則人必不服以道路之人言爲國則
國必潰亂臣未知所主者何意諫院之論頗有主意
臣不無說焉就 啓辭中觀之則一曰二更罷場有
違規例二曰追捧五軸 啓請併考三曰嫌不可否
親屬多叅四曰分考試官專取年少浮辭五曰然無

奸細情迹凡 庭試謁聖則有時刻故擧子等例爲
述構怨限呈之窘 殿試則無時刻故任意拖延自
至昏暮多令軍士促其製進而章甫之人不可加以
驅迫今之薦紳無非場屋中人其誰不知癸未甲申
兩年臣連入 殿試釋褐於丙戌之秋其時擧子罷
出皆在初二更之間至於丙戌之試則擧子盡出唯
臣與臣之同接一人獨在而夜漏已深矣其時試官
在 殿上者令軍士給火臣得成篇上之與同接俱
得參榜通籍之後忝爲提學者十三年乎當時試官
必以大提學提學擬差故臣與大臣同爲試官者不

知其幾未見舉子不犯夜罷出之時此固謬例而國家之待士子常多寬假若一切促迫則恐有不盡才之患故也臣之錯料如此不能於昏暮之前驅而出之其罪大矣五軸追捧之請已悉於試院 啓辭之中 聖明必記之矣臣之愚見與論者之說本自不同設科取士要廣不要狹古人之知貢舉者常以失才爲憂故宋仁宗朝韓琦知貢舉也舉人蘇軾有病琦舉而上聞至退試限之日而軾之兄弟得與焉至今爲美談往在 先王朝庚辰年別試時舉子黃赫等數十人夜深不出試官與黃赫之名上稟則

先王特令畢製用之黃赫爲壯元李嵘居第三　啓
請追榜何異於是豈有私心曲計而巧爲之然所承
追榜之　命則不得不踏仰科次矣旣爲科次則其
中擧子之得參無怪也不幸而試官之子得參爾如
使他人則不知何以爲辭也初日　啓請則承旨自
構草書之於　殿內燭下諸試官所見之處翌日則
臣與諸試官齊會　殿內臣口呼而李垓執筆書之
則試官構　啓草勸承旨入　啓云者臣不知在何
時也親屬之參榜臣其最也無論臣之可否不可否
得參乃罪也唯在定臣罪名以謝物議而已分考今

考臣曾於試官時見之多矣皆出於一時之議定非
有令甲所載一定之式而況其終則皆莫不合考者
乎今之文體患在腐爛蓦取東人舊作補綴而成之
非有深辭奥義沉潛反覆而後可知其美惡也況試
卷僅五百餘其數不多寧至於錯看而失才乎平居
雖稱才士入場或不得善製者人所不免爲試官者
其能遂知其爲平日之才士而取之乎臣雖嫌於可
否而其在落卷者未嘗放過有好作而不得取者臣
未之思也其中一篇稍異常調文飮自奇庸可不取
之乎落卷之中有説弊甚多者皆是謄出近日朝報

中臺諫所　啓魚鹽海稅內需司奴婢公主家舍塗
褙㬮落放還毛將處置等事不可續數而如是者一
場居半焉其言雜亂有違恒式文亦不好故不得取
之所謂六士多落者其指此歟且糊封朱草何以辨
其老少之作而必使少年多參乎人有老少而文無
老少若非庖丁之視牛九方臯之相馬曷能卞別於
驪黃牝牡之外而有所取舍於老少乎若多取年老
則必有老者多參之謗矣以榜目考之則十六人之
中有三十四十五十六十者皆參妙年不能半之而
含老者不論但稱年少臣之所未解也其終之曰無

奸細情迹既曰無奸細情迹而猶且論之亦臣之所未解也考課之際懼其透漏悉屏吏胥唯令軍士數人持軸往來夕則承旨收取諸軸束之筒中封而署之置之承旨房中曉則承旨持來臣又未知容私在何時也日黑之後承旨出坐殿外階上糾檢不遺餘力試官下人如有相雜於士子者則必當捕治之矣聖明之世是非明著如日中天不當儱侗恍惚罪人於非無非有之中而徒使人空受腌䐢爲也凡言科擧不公者賣題也相通也借述也有一於此雖路人登第可謂之不公何待親屬然後乃謂不公也哉竊

言騰聞真狀遂隱山㨾隱㕘君子不察今之世道亦
已難矣臣十年幽囚自分必死於凶人之讒舌而遭
逢 聖世枯荄復春只緣才庸識劣身且衰憊無一
事裨補 聖朝臣常以此為不盡之恨而不幸又為
街談浪説所中顛躓於罟穽之中義難復站仕列臺
諫被人論斥亦不能在職臣雖負罪曾從大臣之後
大臣之與臺諫不啻等爾 聖明豈可不察臣之蹤
迹而引起之乎古人之得罪於朝廷者君父雖不許
退有常職而出去者事例炳然伏願 聖明恕臣退
去無使循私用情者汚穢 朝班抑臣竊有所憂者

試院之事人所指摘者追捧一事而追捧始末如上
所陳其餘所傳行私之說臺論亦以未必不出於嬀
動爲言矣 朝廷體面甚重每事一聽於訛言而奉
行之則 國家之事其不危且殆乎臣將退去不避
嬀逼而覼縷焉不敢緣飾誣罔以欺 殿下伏願
聖明採納焉

辭職劄

伏以 聖明憐臣落於罟穽之中思欲振而拔之三
降 温綸恕臣大戾又下 御批遣近臣諭之以出
仕臣以至愚極陋之人罹無前罔赦之罪乃反有此

寵榮噫臣不知死所矣然竊惟念臣之事　君不但
以寵榮為幸唯以達情為幸不但以達情為幸唯以
採納為尤幸今臣之請解職名者非為臣身也為
國體也臣之蹤迹與李恒福不同之事已於承旨復
命時陳達矣臣不敢復有云云伏讀　聖批曰試官
之章職趙璞之被鞫於卿有何不安之事乎臣於此
益用隕越　朝廷請罪試官者以有私也若曰有私
如臣之親屬多參者當為有私之人諸試官無親屬
之嫌者亦何罪哉㧞臣之罪罪之於諸試官無親屬
之嫌者而臣尚保職名豈理也哉追捧五軸出於諸

試官公同會議而趙全素之文出於諸試官公同等
第璨則無與焉若自搆　啓草之說　聖明亦知其
失實矣此外曲折未見其昭著者而仍爲受刑夫受
任治事者倉下吏胥小有錯誤受任者猶不自安況
同入試院者將被拷掠則臣何得自安而晏然立朝
乎臣雖無狀稍有知覺不退則不已臣本一空空無
似貪戀　聖恩不能早退終乃汚衊　國家大擧萬
死不足以滅恥積愆深尤懺悔無地唯願　聖明鐫
削臣職使臣東身故里無令再玷　朝班以勵　清
明之治幸甚

在公州請討賊劄

伏以此賊之来有同疾雷迎其方鋭古将亦難然其狃勝之餘則亦可以議其後也伏聞全羅兵使申景禋所率之兵近萬湖南士馬素稱精强料其行期不過四五日當抵畿境及其兵氣未衰直送于張晚處與北道之兵合為大勢要賊歸路設奇斫營庶有擊却之望矣不然而成筭未定徘徊虛老則豈不可惜矣子臣曾見适賊之時江華忠清全羅三處之軍萬餘臣以分防各處之意言於 朝廷而衆議旁出竟使其兵劻勷於道路之間臣至今恨之平壤雖曰自

潰速出方伯收拾散亡再圖守禦亦一計也伏願
特下廟堂決志行之臣非知兵者而有所懷不得不
陳

在全州請詰賊敗約劄

伏以臣伏見摠戎使李曙初七日成貼馳報則鄭忠信邊渝等被圍於新溪不知存沒沿海一面殺掠亦酷盟血未乾逞毒猶前臣北望長慟心膽欲裂若此不已其撤歸亦何可必名雖撤歸彌滿於浿水之西而以為其巢穴更出迭入使我　國不得一日寧而我　國以和好之故不敢出一矢相加則國且坐而

待巳臣計業已盟矣馳一介使詰問搶掠不止之端責以渝盟之故則彼雖犬羊不無改圖之理在我用師亦有名矣伏願　聖明垂採焉

在江華與僚連名辭職劄

伏以臣等昨於登對瀝血控辭冀蒙譴罰而　聖旨未允　溫諭有加誠惶誠恐無以措躬臣等亦有秉彝之常性愛　君憂國不後於人豈不知危亂之際不可以告退乎秪以相臣爲任非如庶官相不得人而能成匡復之功者未之有也臣昉臣欽冒據鼎軸四年之久臣允謙再叨冢宰又竊是任今日之國

步顚躋再罹播越何莫非臣等之罪乎自古人君遭
時屯難莫不黜退前人鼎革舊習者爲其陶甄新化
聳動觀瞻臣等之必欲辭去者良以此也 聖明臨
御如日中天絲毫纖芥畢燭無餘臣等之不堪 聖
明非不洞燭而迺顧持難若此臣等之所未解也羣
賢林立視臣等何啻十倍擢而畀之夫誰不勝於臣
等萬萬耶臣等之退與不退係 國興喪朽株承宇
敝車當塗臣等實懼焉時屬耆黃不得閤門席槀帶
罪行公狼狽尤極伏願 聖明亟遞臣職改卜賢德
不勝幸甚

還都後辭劄

臣於再昨方詣備局伏蒙 名命猝患腹痛暴下之
疾不敢入侍徑歸私室臣不勝惶恐之至疾病之外
復有危迫之情不得不仰叫於 聖明之下也臣在
江都時隨同僚之後控辭冀遂矣臣之不足以任重
聖明已察之矣自癸亥入相之後臣之瀝血求退或
於前席或以文字盖不知其幾臣非故為巧飾以沽
廉讓之名亦非求便身圖以為暇逸之計臣誠自知
審自量深不欲以無似之身累 聖上知人之明也
不意危亂之際除 命復及於臣臣之隱忍冒昧至

于今日者迫於時勢而已其不合一日冒據豈徒臣
知之國人皆知之矣　國安之杌棿為如何也豈臣
闇暗劣弱者之所可當耶四年鼎軸謀國不誠使
聖明再罹播越者無非如臣者之罪挽回世道之策
莫如屛退不才之臣咬下賢德委任責成　聖明若
拘於體面靳於無故許遞淹延時月則　國事復將
如前日矣豈不可懼臣之所賦於天者本自庸謭臣
雖欲引而長之亦不可得及其　國事復誤臣雖萬
被誅僇無補於成敗之數矣況臣罪戾山積浣滌無
日側聞道途則　大駕出城之路又在　駕前之介

臣者當此恢弘新理之日又何可以負累無用者為
百僚之首乎臣且何顏偃然居百僚之首乎以病而
辭者病瘳可為全人以罪而辭者其瘳也無日臣之
蹤迹可謂狼狽臣遭遇　聖明寵榮備極苟利於國
湯火是甘臣職雖解臣死有地還都之初欲即陳列
而僚臣在告繼控甚悚嚬嚅未發已迫一旬竊伏思
之則有懷不達近於自外不避涸瀆敢伸腷臆伏願
聖明亟賜遞改

請減嘉禮物件劄

伏以臣待罪嘉禮都監提調之任竊見嘉禮時需用

之物以　祖宗朝昇平之日言之則　三世子莫大
之婚禮所當如此而以今日事力揆之則該官無宿
儲市民未盡集拮据湊辦如出童羖都監之具錄仰
稟蓋以此也　聖明必當刋去繁文特加裁損而臣
之過思猶不勝惓惓敢復陳達伏願　聖明明示簡
儉以為一時蠲弊之地以揭後世貽謨之則幸甚

請停園所　親祭劄

伏以閏月初六日有拜園之　命此誠孝思之一不可
已者而臣竊惟念畿輔郡縣之力已盡於賑饗之時
未蘇而又應園所之役役畢纔十日而　大駕將出

自　上雖十分從簡務令省踈而乃若軍民之羸殘
赴調奔命於道路勢有不得不然者且秋稼向熟収
穫不遠士馬騈闐損害難禁在　祖宗朝封　陵之
後不必即爲展謁者蓋慮其大役〻餘不可重勞民
也況今年早寒中秋之令已〻肅殺之候如過旬日
必益凄凛　玉體新經憂服積傷既久近者連日郊
坰達夜風露備復驅馳七八十里之程經宿遠地則
深恐榮衛乖豫六氣乘之臣不勝悶慮焉伏願　聖
明軫兹二者勉抑至情　許寢成命寔甚

辭領議政劄

伏以臣以被累未滌之人當負乘致冦之地逡巡半
載尙爾尸素者秖以受 命危亂身不自由賊在境
上義不可去側跡而懼顧影慄懋以賊撤兵之期爲
臣謝事之日而今者誤 恩又忝端揆之拜憂惶悶
迫罔知所措臣暗於世務懵於兵事倥倥無似之狀
聖明旣已洞燭艱危百敗之餘以如臣者置之端揆
將何以收拾 國事慰悅中外之望乎況臣年隨日
馳病與衰俱髮白已盡齒落無餘精神内耗形骸外
喪特一朽株土梗安可冒昧包羞儼然居百僚之首
以辱名器乎伏願 聖明許臣遞改改卜賢德且臣

與右相金堥同爲司僕提調之任提調俱是大臣則
褒貶於該曹之際有妨事體臣以久次當遞昇顧
聖明許遞不勝幸甚

辭讀卷官劄

伏以臣纔呈辭劄旋捧　温諭競惶感激罔知所處
繼而有讀卷官之　命命牌下降臣精爽飛越益無
以措躬君令臣恭古人之訓聞　命遑回臣所不敢
而臣自八月晦間鼻梁浮痛而僚相在告强疾供職
聅以都試開場曉赴訓鍊院觸風加傷而此乃一時
之患朝者劄中略而不陳即今痛勢未艾不得趨

名臣實悸慄祇竢　嚴譴且臣疾病之外復有危迫
之悰臣曾以讀卷官重被臺論其時憲府　啓辭有
自今以後以心公眼明者擬差試官之語蒙　允矣
玆乃令甲也臣豈可抨爲讀卷官使　淸世至公之
試取貽廢朝之疵累耶臣雖强顔　朝廷必恥之矣
伏願　聖明特賜怜察許臣不可奪之志還收　成
命不勝幸甚臣無任冒昧死罪之至

辨辛應望不爲　庭從劄

伏以前注書辛應望以去郊之日不爲　庭從被論
臣春初受　命陪東宮南下時欲於本道募聚兵粮

啓請本土人來仕者五人帶去應望亦在其中應望
陛辭追臣下去授空名帖募粟入官竟隨 東宮入
覲於江華其不得從於去邠以臣 啓請之故也應
望事迹臣之同行大臣及 分朝諸宰臣誰不知之
必是風聞之誤而有此論也不爲 扈從臣子六義
所係被論者豈不寃甚在臣之道不可不明之伏願
聖明垂察焉

大院君別廟議

禮重 宗統 殿下直紹 宣祖大王之統爲 宗
廟主祀矣又主 大院君之祀其無嫌於 大宗耶

今建 別廟在 殿下之世則為 禰廟矣在 殿
下之後則為 祖廟也其後則為 曾祖廟也為
祖廟為 曾祖廟則國中既有 宗廟又有 祖廟
是二 宗廟也作事必慮其所終臣之愚見就 大
院君祠宇拓而高大之如 別廟之制官供享物祭
則綾原 殿下時行 親祭以伸孝敬夫誰曰無
禰廟也 宗統尊而 大院君亦為百世不遷之
宗矣臣素昧禮學唯以臆說獻焉其合於禮經則臣
亦未知伏惟 上裁

疾病乞遞劄

伏以臣自今月十一日右邊肩胛上生小腫而以為
偶然所發不復致念連赴公會非日備局還罷後腫
處猝爾大浮刺痛不絶煩熱昏瞀今方受鍼經絡以
待成膿膿潰合口冠帶出入必須旬日調治臣伏念
胡差將到前頭接應之事必多不可不趁日坐衙以
為酬應之地而今臣所患如此實切惶悶係臣適又
在告臣不敢一時請急露章祈懇出於不獲已伏願
聖明許遞臣職俾無瘝曠之弊

因安異辭免劄

伏以狗馬賤疾至軫 聖慈太醫來問藥物隨降合

恩感惕死無日矣臣病勢深重日施針砭尚未成膿
南郊 親祭駿奔無路伏地周章罔知所處竊念
國家不幸天災時變外寇內賊斂瘼民艱俱萃今日
而旱魃之酷前古所無 聖明臨御羣賢滿 朝咎
徵之發天意難諶臣考之前史尤輔非人則災沴必
臻今玆之旱臣當責免伏願 聖明許遞臣職以答
天譴不勝幸甚

病重乞遞劄

伏以臣病勢漸重日日發熱精神恍惚筋骸不收左
扶右倒委身枕席脈日 命牌到門而罔由趨 召

且聞有旨 上下詢之淳而臣方在發熱之中如昏如醉亦未能陳所見仰負 聖問臣危不勝惕焉左相臣吳允謙既已病入臣又不幸遭此危重之疾國家多事鼎席將空臣之證勢氣力未占生道不可一日虛帶職名故臣復此陳露伏願 聖明鑑此微衷許遞臣職一言而決凡爲辭劄者病有輕重而若臣之病重實狀 聖鑑之所洞燭無使有狼狽悶迫之端 廟堂擅務免於壞曠不勝幸甚

象村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象村先生集卷之三十四

說一十二首

玄翁說

曩吾稚歲自號敬堂既長又號百拙或曰南皐數年間易之以玄翁客有來語余曰敬者聖功也拙者素履也南皐實跡也而子去之卒宅乎玄豈有說耶余對曰世之有色者有文有文者有彩唯玄者無色無色故無文無文故無彩不可涅以爲緇亦不可練以爲白深深乎其朴也淵淵乎其質也渾渾乎其不可辨也其類於至人之守乎收視返聽溟溟涬涬若存

若亡而一氣沕然者玆所謂吾玄之事而衆妙之門乎抑人漓道喪蒼素倒置龜文而焦孔翠而羅吾其守吾之玄而庶免爲澤中之罟乎客笑而去遂書以爲玄翁說

超然齋說

榮而簪組而超然於簪組之外困以徽纆而超然於徽纆之中怵以生死而超然於生死之際放諸山澤而超然於山澤之間物不能累人不能鑠樂天知命身蹟道亨者古者大人之行而竊庶幾勉焉者主人翁也老氏所謂燕居超然者其在斯夫

无妄之灾說

无妄聖人之事也曷爲有灾聖人亦有灾乎曰聖人故言灾灾者不自我之謂也曰不自我則何以值灾曰不當灾而灾事之變也易慮其變變中世所不免況下世乎池魚殃城門火也邯鄲圍魯酒薄也文王羑九侯爭也仲尼陳湯虎似也故灾至無愧聖賢之所能而灾而幸逭非聖賢之所能其自戕者謂之禍

佛家經義說

佛之教吾道之賊也佛之人生民之蠹也其書其人儒者所不載不稱也然其梵語恢詭見者不能句書

亦不能句則無由闢之廓如試擧其恒用於言語文
字者略加提繹俾後學不迷也善提覺也薩埵有情
也涅槃無爲不死不生之所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無上正等正覺也波羅密多到彼岸也毗盧遮那
種種光明遍照也維摩詰淨名也長老之名也戒定
慧防非定惡曰戒心不隨緣曰定心照無碍曰慧五
禪一曰凡夫二曰外道三曰小乘四曰大乘五曰上
乘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脫知見也六通天眼天耳他
心宿命神境漏盡也五蘊色受想行識也四大地水
火風也六塵聲色香味觸法也六入眼耳鼻舌身意

也又口六根也十二處即六根六塵合而言曰根塵也八風利衰毀譽稱譏苦樂也四諦苦集滅道也十二類卵生濕生胎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若非有想若非無想若非有色若非無色也五濁劫濁見濁煩惱濁衆生濁命濁也五蓋貪慾嗔恚癡眠調戱疑悔也三昧致一也一云定正也等持也十身自身衆生身業報國土聲聞圓覺菩薩知法空虛也三有欲有色有無色有也三藏經律論也七支身業三口業四合爲七也三衣僧伽黎鬱多羅僧安陀會也七寶身一信二精進三戒四慚愧五聞捨六忍辱七

定慧也又名七財也三法門體中玄句中玄玄中玄
般若智慧也三摩提一切攝定禪心也三身法報化
也阿蘭若空靜處也四智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
察智成所作智也祇樹園說法處也叢林僧聚處也
寶坊寺名也柰苑柰中有女為王妃以地捨佛故今
稱寺社為柰苑也優婆塞精信士也優婆夷尼也苾
蒭香草也沙彌落髮小僧也比丘乞士也上人有德
智勝行者也闍梨軌範也鹿苑轉法處也鷄園佛所
居也梵刹幡竿也龍象負荷大法者也伽藍衆佛弟
子居也招提十方住持也浮圖聚相也盂蘭盆救倒

懸也如來本覺爲如今覺爲來也舍利鳥名阿毗曇經律論也修多羅經也檀羅檀越施主也吃栗多賤人也伽佗諷誦也毗尼律也優曇花三千年現瑞物也殺溺世界也荼毗焚也南無歸趣也摩訶薩大有情能救人也泥黎耶無喜樂地獄泥黎伽無去處地獄也窣堵坡墳也波羅提木叉别解脫也浮屠佛佗部多毋馱沒佗皆覺也式叉摩羅長爪髮也羅摩院也波濆邪周圍廓舍也底栗車畜生也阿羅漢遠離諸惡不受三生界也釋伽能仁也牟尼寂嘿也彌勒慈也波羅門梵志也辟支獨覺也禪那靜思也羯磨

作法辦事也曼陀羅花雜色花也薝蔔花黃色花也優鉢羅花黃白花也阿僧祇無數也三歸歸佛也歸法也歸僧也三緣一了自己輪迴生死也二招降三寶也三為六道四生皆令解脫也三生前生後生現在生也四恩父母師長國主施主也五根信也精進也念也定也慧也六和戒和同修見和同解身和同住利和同均財和無爭意和同俗也五運生老病死苦也四緣因緣次第緣所緣緣僧上緣也四果頻來果一來果不來果無生果也五戒不婬不狼不殺不妄不飲也十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婬不妄語不飲

酒不食肉不貪嗔不雜見不毀謗不欺夸也五覺衆生覺三乘覺聲聞覺菩薩覺佛覺也三乘初根人爲小乘中根人爲中乘上根人爲大乘也大道光明如日麗天而乃有此教並行於天下何也

道家經義説

修養家不過自私之小道非若佛之洸洋自恣滅絶倫紀也然其爲書率多隱語爲之者不能考究其眞遂馳心域外而爭趍於荒唐今據其實則崑崙頭也又爲臍也丹田有三腦爲上丹田心下爲中丹田臍下爲下丹田也泥丸腦也天庭兩眉間也蒼華太元

華根雲儀玉華皆髮名天臺中岳神廬長谷玉龍靈
堅皆鼻名也銀海明珠皆目名也英玄明上皆目神
名也華蓋眉也空閒嬌女皆耳神名也幽田亦耳神
也紫烟素雲皆目精也大淵金醴玉英玉池醴泉皆
口液也靈根朱鳥皆舌名也通命舌神名也正倫亦
舌神也玄膺舌下通津處也蔦峯白石羅千皆齒也
中池口名也玉樓肩名也靈臺紫房絳宮赤城守靈
丹元皆心名也龍煙含明皆肝名也黄野常在魂停
靈元皆脾名也虛成皓華混康皆肺名也威明龍曜
皆膽名也太倉胃名也玄冥育嬰玄鄉皆腎名也幽

開兩腎間也隱龍肝膽也長城小腸也重樓喉嚨也
素瓊口津也三焦心肝肺上氣也內芝脉也神華脾
肺之間也秕康精也黃庭五臟之中通入氣脉之所
也黃童黃庭之氣也黃婆胎息也四海心為血海腎
為氣海腦為髓海脾胃為水穀海也五湖五臟之液
也九江小腸之氣也三島頂心神也六池五臟及唇
齒間也神水金波皆津液也瓊液玉泉白雪陽酥皆
精也三池膽舌小腸也三房丹田之別名也三宮丹
田卒也九室頭也五芽五行也三神三丹田神也六
丁六甲丁壬甲壬也三奇太清寸田符籍也八景八

卦也六神六甲六丁六府也三清太清上清玉清也
三元精氣神也玉宸君太清尊稱也九神合三元三
丹三房也紫霞殿蘂珠殿皆寓言也三光日月星也
五靈五星也拖孩太一君名也欝儀日仙也結璘月
仙也五仙天仙地仙人仙鬼仙神仙也八仙鍾呂等
八仙也三關口手足也又臍下三寸為關也三老元
老玄老老君也三魂魂之衍名也三真魂心脾也九
微猶九神也三虫三尸也四緣身心世事也二藥内
也外也上藥三品精氣神也三家身心意也五氣精
神魂魄意也鉛汞鉛腎汞心也聖胎神凝氣結也脫

胎丹成也玄關未發前氣也嬰兒猶聖胎也玄牝念
慮所寄處也鼎爐身心也七返七火之成數也九還
九金之成數也身中夫婦性情也真種子心頭也三
要眼鼻腎或精氣神也玄龜腎也朱雀心也五氣朝
元也精魂魄意不動也木父金公指五臟之相為母
子也沐浴澆心滌慮也養火絕念慮也了當虛極也
龍虎心腎也抽添陰陽外降也三劍斬煩惱斬色欲
斬貪嗔也入壞丹丹砂雌黃空青琉黃雲母戎鹽隱
石雄黃也十二科皆修為成道節目也九難衣食逼
迫尊丈激惱名利縈絆恩愛牽纏災禍橫生盲師約

東議論差别志意懈怠歲月蹉跎也十魔富貴情欲恩愛患兵聲色也道在五氣五臟而求之於金石草木秦皇漢武之倫是已苟能生神生氣清明在躬則可以占人元之壽有志者不惑於妄誕則幾矣

歷代天文志說

天官昉於軒轅氏七政齊於唐虞之際而至於星之名號芒色災祥之别蓋後来精於術者代興而著之或以言或以書雜出於傳記若春秋之時占星者靡不中豈古初聖神所論撰周衰猶有所傳而然耶漢興甘公石公多作星名而名義率倣人事如紫垣太

垣市垣及他列宿皆有所象不可殫指而後之察氛祲者軫其分野光曜曰某分某星有某氣當有某應則必應余恠夫人名之而謪見則天應之叶於人歟人之妙於天歟茲可異哉司馬子長始為天官書甚悉上世史官兼天官職漢世亦然子長世史也即天象亦其所精也故與壺遂輩立大初曆用夏正其才不徒文詞為也班固之著漢書亦述天文志祖子長而為之者也其後歷代莫不有焉而唯晉隋天文志最精兩朝史俱撰於唐太宗時其時任編次者以天文一書專付袁天綱李淳風他人不得與故書成

而法備觀天者取以為宗又有周髀筭經稱周公受
之商高云玆雖近於𧪫言而然為觀天之入門註之
者趙君卿甄鸞李淳風也步天歌者丹元子所撰也
丹元子者不知為何人也推步者最以此為簡要我
國亦有之今之日官所講肄者此也世傳 中國以
天文為禁方故天文書之傳至東方者甚少天文之
技視諸術頗劣只用之曆筭而已高麗不別治曆承
用唐宣明曆自穆宗長慶壬寅下距麗祖開國逾百
年其術已差而高麗不覺猶馴用舊曆至忠宣王朝
始用元許衡所定授時曆吁亦大朴矣許衡之曆迨

三百年非久當有差數而我 朝天官者漫不省將
與麗季無異可哈也天事恒象靡或不應特有時之
近遠爾 國家所先務而近世此學幾絶其亦關於
世運之變也康節邵氏推出元會運世之數取于曆
法以他數無當于此日取一月取十二星取三十辰
取十二互相乘除為天地始終而曆家謂其數與其
排曆之法小異云豈邵氏所著乃天地大數曆家所
論只一歲下成故有不同耶 天朝之曆兩至晝夜
之刻皆六十而我 朝添一刻者何耶 天朝已已
曆為六十一刻而今則不然不知何時改之我 國

則仍而不改何耶岳文肅嘗推之矣其説曰日行中道冬至行極南至牽牛得四十刻夏至行極北至東井得六十刻分而爲日短日長春秋則東至角西至婁爲兩分平均均者五十刻也其言然也吾安得精此法者而確論之耶

風水家説

上世有八五經者稱皇帝書盖托之也後有孫首青烏錦囊等經或稱郭璞所作又有洞林元會金鎖羅金神龍鬼砂龍首疑龍辨龍龍髓祖局龍祖禽星等書或稱楊筠松曾楊乙黃仙師左仙朱仙桃范越鳳

劉公頼張師古王吉等所撰而亦未知真僞也然此
皆宋元以前書也今則風水家盖汗牛矣我 國地
術専用胡舜申曾見 祖宗朝實錄則 太宗初年
河崙執政建局設官校定風水而崙自總之遂盡去
他方只崇用胡舜申永為定制至于今不替故公私
祖地生徒講習皆主此書此外又有玉髓真經書以
五行排定山形占其休咎世傳蔡元定所述而實不
出於元定也其術與胡稍異而博而難核故精之者
寡焉近數十年来士夫之間多惑於風水遷墓者極
夥遷墓為徼福而遷者未必得福至有因以致禍者

噫世愈卑則術愈下術愈下而信之者愈多茲㫖故
也由士夫而用之於國緇髡乞卒得以貽上木之害
雜術之害烈矣故聖人大一統

王禮說

養生不足以當大事唯送死可以當大事傳訓之矣
況君薨君立將以正終始也可不慎歟古者天子崩
太子即位其別有四始死則正嗣子之位顧命所謂
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是也既殯則正繼體
之位顧命所謂麻冕黼裳入即位是也乙丑成王崩
癸酉康王即位則距成王之崩九日也踰年正改元

之位春秋所書公即位也三年正踐祚之位舜格于文祖伊尹以冕服奉太甲歸亳是也漢以來短制始行而諒陰之典廢踰年三年之制亦不聞矣然而嗣服之儀常行於既成服之後或在既殯既葬之後而未有未殯未成服而即位者漢高祖以四月甲辰崩五月丙寅葬而其日惠帝即位則在崩後二十三日文帝以六月己亥崩乙巳葬景帝以丁未即位則在崩後九日葬後三日也蓋西京人主皆預爲陵寢故升遐之後不循七月之禮而有不及旬日窆者是以嗣位亦於畢襄之後至東漢則葬期漸遲而古禮不

復遂有樞前即位之君而然皆在既殯之後也唯元魏宣武方崩而太宗不竢明即位宋之理宗迫於史彌遠即日紹承此皆昇平之日無危疑迫脅之端而有趣取之舉先儒譏之茲其王禮之大章也然此特兩漢治世之事至於叔季以後篡立傾奪附生天子則非唯不必舉亦不可為訓者故不著

備倭說

倭自新羅赫居世時已為東國患羅季漸熾至高麗末益強秉麗之衰無歲不來侵遠而邊郡近而畿輔皆被其毒我　太祖實錄雞之及啓　王業倭患即

絶爲歲貢之一外府　英廟癸亥来侵濟州爲邊將
所獲餘賊逾歸對馬島遣李藝諭島主執送島主不
敢匿執十三人付藝聞之則乃曾犯　中國地方者
也　英廟差陪臣辛引孫獻于　帝　中廟庚午三
浦倭叛陷慶尚之薺浦熊川等城遣防禦使柳聃年
黃衡討破之　明廟乙卯寇全羅道陷達梁長興靈
岩於蘭馬島康津加里浦殺兵使元績等　京師戒
嚴遣都巡察使李浚慶防禦使南致勤金景錫等擊
平之　宣廟丁亥寇損竹島殺萬戸李大源即退凡
二百年之久僅四入寇而皆敗退或自去　朝廷狃

於常勝且習恬嬉不加之意至己丑而擒康光求通
信矣平義智玄蘇世俊獻禽獻馬獻俘矣宜若可以
知彼計而　朝廷莫之覺通信使黃允吉之廻其逆
節已什八九萌而副使金誠一以為必不来　朝廷
信之姑息玩愒不選一將不鍊一兵而賊已渡海矣
遂致三京失守　兩陵被掘八路丘墟　五廟無主
士女玉帛皆輦而南公私蕩析所在赤立兵火之慘
自有載籍所未覩聞也雖宋之元嘉不如是甚也
宣廟英明出天雖丁搶攘成美有定出城之日首召
辛卯被罪諸臣斥罷當時誤事柄人使一時耳目噲

然攺觀大小人才無不宣力且 奏告 天朝 天子赫然發兵糧萬萬首尾七年始攘却之而環幅員三千里騷然如鼎魚穴蟻萑莽極目白骨蔽野無復聊生之望矣賊退幾十餘年始漸拮据復業丙午倭酋源家康差人來報盡革秀吉之政代為關白又要通信使 朝廷以為旣革秀吉之政則家康非所宜讐遂許遣使以呂祐吉為上价慶暹為副丁好寬為貧价稱以回答使報之及其回刷還本國人口一千二百四十餘名自此倭之使人繈屬境上己酉更定約條丁巳復因其請遣吳允謙朴榟等通信凡十二

年信使再往結好之覲視壬辰以前加厚矣夫倭之
於我　國不共一天者也退之不以我兵以　天朝
則其退之者幸也非武也其時適秀吉死爾若不死
則其退亦難知也即其死幸而又幸也而我　國顧
玩於幸而仍隳其武武之不講視壬辰以前加怠矣
余未知何故也統制使之任專為備倭而設而自李
舜臣之死代之者漸不如前人及比年　朝廷用債
帥視師之日即朘削軍兵責出徵斂朝貴之遺賂近
習之贈獻妻妾之財賄親舊之求索無一不出於此
貴而金銀玉帛大而車馬米布微而衣裘屨舄細而

魚肉脩腊宜於耳目口鼻適於宮室居處者無不一出於此戕舸大艑盡入於權倖之門而禦賊之船敝陋而不理也水卒陸丁盡歸於折價之用而禦賊之伍缺絶而不問也噫其不懲於壬辰之禍哉壬辰可以懲而不懲則脫有緩急求欲如壬辰不可得也而上下迷不省悟余又未知何故也紀綱之壞毀久矣既無道揆又無法守私相買賣者不加禁制市井貫販者持　中朝物貨直走釜山倭市貿倭貨以返者日絡繹不絶倭私其資以使来者流連而不還以商来者纔徃而復至無窮期矣而管此者東萊府使也

爲者之者衍

曾聞 祖宗 朝揀選府使必得有清名者遣之故市賈不得專恣倭商亦不敢濡滯今則不然府使之不爲者賈也者幾希 朝家動靜倭無不詗悉是唯無釁釁之作懼不遠也非有以更張之國必更被倭患矣更張之策非可以他求者也唯不用債帥而已不任權倖而已不委近習而已近習之患除則權倖自杜權倖之敝革則債帥之用自絕交相須者也近習不除權倖不革債帥進用而欲免外憂非愚則狂也故古之言治理者舉攘外必曰修內

備虜說

我國西北邊於虜而皆有江水限之西則居在越
境而相望北則有藩底居者直邊墻之側猶堂皇之
外也尹瓘吳延寵之征也深入累百里地斥之而地
險遠竟不能有也至我　朝則形勢與麗時異　四
祖起於漢北世為元朝千戶萬戶等職眞於北土虜
情素所統屬也　聖祖龍飛悉臣悉服至有孚化歸
命者服官于朝　世宗朝遣金宗瑞設置堡障部分
民虜迨六七年始就自此北鄙綏靖在藩底者致歲
貢　朝廷賞賚亦厚錫冠帶職名以優之至有中樞
僉樞着春秋觀察使兵使設宴享以犒之虜亦虔恭

不敢自處以化外給事邊邑與土兵官隷無間也其
欲歸化面内者則觀察使兵使奏于 朝令有司分
處内邑廩餼復戶令之所謂向化虜者是也 宣廟
癸未春六鎭藩胡尼湯介者與隣部亏乙其乃栗甫
里等連誅入寇慶源府使金鐩戰敗遂陷阿山安原
等堡進圍鍾城府使申砬擊却之戊子時錢藩酋嚕
聚殺掠鹿屯島人畜兵使李鎰領兵進擊覆其巢穴
乙巳忽剌温部虜寇陷潼關爲邊帥擊退自此以後
忽温部落與西虜老乞哈亦相失竟爲老酋所并凡
藩胡之在我國者老酋盡撤去無一遺者而我 國

始無藩底居者矣今 上戊午春老酋又無他端而
還遣所撤去藩胡等返于舊居 朝廷深以是為虞
畀於是年秋貽書北庭將士求和且欲同仇 皇朝
我 國賓而不答未幾舉兵犯 中朝遼東鎮堡大
勝以歸停遊擊一人而去 中朝赫怒動大兵分路
以邀且徵我國兵 朝廷以姜弘立為都元帥金應
瑞為副元帥將兩西湖南兵萬餘犄角以進而 天
朝各路兵俱一時大衄杜松劉綎等皆死之姜弘立
金應瑞不戰而降全軍皆被擄獲其後因出而搶開
原等地 天朝方戒嚴不能釋甲而顧我 國顧為

所餌要以和好使者相望 朝廷亦用武弁梁諫者
報之自古夷狄之侵掠人國必先之以和吾不知今
日之形當何如也我 朝立國二百年有餘而不見
虜患如癸未以後虜便是小小疥癬非心腹癰疽之
比也如老酋者動則當爲巨寇 朝廷非不知之也
而未聞卜卜一令作一處置爲修攘之具禍之作不作
於作之日變之生不生於生之時嘗見辛卯壬辰年
間倭賊之亂韋布氓户無不知其必至而獨在 廟
堂者不察也以致播蕩之患噫不亡者幸也幸其可
毋乎宿將已盡周伍旅不加鍊任斧鉞之寄者非以

賄進則必以勢擢隷束鈐之列者驕橫是事則臨急必潰緣邊鎮將日事剝軍而剝軍者終得榮官此余尤所未解也　祖宗朝養武士有道矣武將之職雖有大功大伐高不過亞卿而止節度使而止爾其介於亞卿者絕無其故何也蓋賞者有所待而施者也無所待而加之則其於緩急人君失所操矣昔者桓公問霸管仲以酒色狗馬凡諸玩好皆不足以害霸唯賢邪參亂為可以害霸云此雖霸佐之言猶足為明徵也曹彬平江南宋祖賞以三十萬錢不與以樞密蓋以太原未平將欲有待而不盡其賞也古之明

君於賞士之際慎重有如此者今之武將白丁纔出身而未更年數者皆亞卿不可勝算戴貂横金無異於封狼居絶漠南者稍有攀援則皆正卿秩也一品秩也知事也判尹也府院君也而或有疾病而蒙擢以施加優之恩者以病而得官則何必挽三石彍金僕馳怒馬辛苦於萬死一生之地而冀富貴哉得一銀鑛鑄白幣具赫蹄排金門是矣今謂不法此習則虜必不已矣完顔迫而伯紀始用蒙古渡江而信國入相豈非後而無及耶吁

赴京譯官説

我
國事 上國必待譯無譯則不可通也譯多市
井沽販知利不知他而伊其為人則乃伶俐敏慧解
人意也者半其間 祖宗朝綱紀堂堂居官者不敢
踰方肆譯之橫者亦知遵三尺憲令遂服役於使臣
猶皂隸喘息莫得以舒也自壬辰倭警因勞陞秩一
二品者近數十上大夫者無筭也因此驕恣日甚使
臣少𢧐望者則凌駕侮蔑視之若無少或拂其意望
則還 朝得以詈毀而中傷之冠屨之倒置極矣譯
多財雖有辜犯必免其有力者則足以噓吸霜露今
之奉使者亦難矣己酉冬余以 奏請使入朝見譯

與中朝人相親密不啻兄弟大國小國考奉有體内藩外藩區域自別親則狎狎則玩玩則隙隙則失余於此深懼焉　朝廷之揀使臣必愼處譯流有制窒旁蹊以遏其私止賞職使安其分乃可以無後虞

歸来齋説

欽與柳川韓子同罹癸丑之禍放歸田里者四載旣而　朝廷以罪不止是加竄逐之典欽爲東川纍韓子爲忠原纍纍而未歸者又三載歲已未韓子有書曰家有齋扁曰歸来簡易崔公嘗記之矣子盍爲文續諸欽惟歸来之説起於陶徵士潛千載羡之至今

尚友者以為依歸蓋其居貞履素蟬蛻濁穢之為不
可及也若欽與韓子疢疾於无妄狼跋於夷庚竟中
機辟莫之知避方且拘幽淹阻之是甘兮何歸來之
稱乎哉又思之則物於兩間吹萬不同分合成毀何
適而非歸水歸於壑木歸於根魚歸於淵鳥歸於林
以之勞者歸於佚行者歸於休此歸之得其常者也
若夫行與世違而以行為歸志與事違而以志為歸
用捨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者此歸之不得其常
而亦未始失其常者也夫亦不可不謂之歸哉昔蘇長
公謫惠州三年而復移之儋耳安置昌化軍儋在海

中去中國萬里而其居儋也猶和陶公歸來辭以寓
其思且有詩曰海北天南總是歸以此觀之達人曠
士之處己不以得喪夷險貳其操不以窮苦迫阨易
其慮唯其所歸而寧焉奚拘拘於楚奏越吟乎哉迹
外也非內心內也非外使陶蘇兩賢易地則同咀乎
啗水餟屋以居與舒嘯東皐樂夫天命者抑何間哉
其不可泥於迹而異其歸也噫有生駭也物理相禪
皆歸於化其來也莫囿其去也莫止歸者未必不去
去者未必不歸其歸不歸無益損於我唯安時處順
居易俟命者吾與韓子之所共敦也苟能斂精藏明

收視返聽耳目肺腸各當其歸巻為已有舒為已用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不知韓子之歸其忠原耶其柳川耶忘腰帶之適也忘足履之適也其有辨而況聖明在上 如天覆幬不忍一物之無歸韓子之歸柳川詎無日 耶為蘇為陶於是焉同歸矣歟弱喪無歸而安於旅者也與韓子既歸於同病矣安得見韓子之歸來而握手於柳川田家間畢此歸來之說

象村先生集卷之三十四

象村先生集卷之三十五

書牘二十六首

答五峯

竊伏海曲拾落轉甚瞻戀台儀慊不能已未遑馳謝禮牘副以瓊章瀏瀏乎音其淳乎風耶一唱三嘆歎興斯存翔何盛歟竊聞岩邑非久將發轡館深以不及近拜為恨也登途間益重鄙抱未卜歸期並惟嗇庚日為之頌自餘統希盛諒

答白沙　附元書

那知嘔血經綸偃從白紡賢國步艱虞骨拆奔勳

一將千金愛後麞三韓恢(台)漢家思葛相頌頹宋
室憶文山歌臺舞殿來麋鹿密子來遊草棘間有
人來傳項日着平涼子（平涼子即草笠我國庶人所戴也）七十餘
歲鄉人過去京中書主家壁上沉吟久之云云細
觀詩語則似非全不解文者所爲且語韻亦非時
體反覆詳觀終未有實見如何詩品高下亦

如何

詩語定非不解文者所爲且非攻科文者所作下字
下語全無時援無乃世外別有玩世者爲之耶近閱
宋末小說家流如此詩者極多大抵季世危亂之後

率多此般民謠所謂公論在草野者是也讀之良足
一嘅其所主之家不能知其名姓耶願聞之
主家平日業居士（庶人之崇佛者稱居士）家在鍾樓近處擾
擾市中其老人前日得見於關東遊山時偶來過
宿仍買市上小小物件而去夜宿時其老人問及
某人以某事遞相某相有落傷之病今如何耶其
主人細陳之則其人咨嗟良久援筆題辟上主人
不觧文後數日友人賤人中之能文者來看問之
則主人具道其事其能文者異而記之云此事近
誕非令公不可道也

又

前此有司請四十年賀禮　教以明年爲四十年外議亦以爲然頃有人來譏有司強以三十九年爲四十年割去　明廟末年云云生泛聞而放過今日偶閱尋思前史歷代帝王崩皆書在位幾年而不以元年始計也若參看綱目紀年則皆可知且東漢書光武紀云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云云等語似幷與即位之年而云云也鄙意以元年紀年者是史家尊統係年之法若論臨御久近則雖幷計即位之年豈是大妨大

抵此事論議頗多指爲豊亨之舉或以爲不必爲
也鄙意既有故事爲有司何可廢而不舉有司之
請似不得不爾世有譏議時政者過於矯激一有
舉動輒指笑之全不究本原或并與當爲者而笑
之恐此亦當爲而激者笑之也鄙意如此高見如
何此是一時大舉措況聞人言全沒皀白敢問
請賀一節鄙生會所疑難而欲正於台見者也台教
先之良慰良慰以即位明年爲元年者出於春秋而
綱目因之如魯宣公薨於庚午冬十月而成公之元
年繫於辛未正月漢章帝崩於戊子春正月而和帝

之元年係於己丑之春之類是也胡安國所謂一年不二君之義也成公薨於戊子而以在位十八年書之則從辛未而數之也和帝崩於乙巳而以在位十七年書之則從己丑而數之也以此推之則歷代帝王之崩薨書在位幾年者皆從元年而始計也非併與其即位之年而計之也明矣尊統繫年史家大法先聖先賢慎重極矣寧可以一時所見贏縮之也東漢書所謂即位三十年云者不過以成數言之者也有司今日之請不繫於史家尊統之義而只是臣子享上之誠則縱或併計即位之年似若不至大妨然

以儒家一切之正論律之則臣子之請雖失於第二
義容有可諉者焉自　上視之則即位之元年即
先王末年據　先王末年爲當宁元年與古典月正
元日受終於文祖之義大有所拂豈非未允於事理
者耶大抵天下之事無論處事之如何而唯觀其立
心之所自出嘉靖年間　皇朝有稱賀之擧而其時
野史極言其無據我　中廟三十年間亦有稱慶儀
節而其時史官顯然斥以金安老當朝媚悅君上而
有此禮云則雖有故事奚足法哉況有司於始初請
賀時奏記實欠詳備我國　世宗朝元無此事而援

以爲言至於下問之後只擧　中廟朝事全匿　世
宗朝元無此事之端糢糊其說而終以　皇朝之事
爲準使　聖明挹損之義意歸於虛地有司之不識
義理不稽古實而專於媚悅可想也其所主心旣主
於媚悅則雖周公典禮適爲臺槖譏議之來自不得
無也但彼譏議者亦豈皆眞有定見或有與時不平
幸人有失臨事瑕摘故爲矯激玆固不公之甚也然
不可以爲如此而爲有司右之也若夫　王世子進
宴一節異於是昔宋孝宗奉高皇請宴樂無時致高
宗暮年之歡靡所不用其極前史美之不以時屈見

譏以此而併指爲豊亭之舉則誠過論也冈台教之
及而猥悉鄙衷有司者聞之得無動氣耶
花潭書院諸公欲以閔杏村北氏配享而鄙意以
爲朴思庵許草堂俱是高弟捨之未安若獨取杏
村恐有後議諸公頗不許諸公乃杏村門人私於
所事而然耶抑朴許兩公名論在杏村下耶
以人論之思庵之潔淸高邁草堂之終身向善爲下
於杏村哉而諸公之右杏村者豈非門人之故耶且
思庵見嫉於一邊人至今其儕輩習氣猶存雖以韓
鳴吉洪君瑞之雍容亦恐不樂從爾頃日李生大醇

持杏村碑文來見於欽乃洪寧原可臣所作而至以龜山流派稱之此可見其門徒之論如許也欽後生也杏村踐履高下雖不敢測知而意者天禀純實操持敦朴而已至於上達境界所造果未知如何若使思菴公在杏村矮巷中居師壇而訓誨後進則其闡望詎不尨烽然而人之嚮慕又奚啻杏村已乎

今來不見故人面三打空門月下歸自去自來山影裏數聲啼鳥兩三飛有僧年九十八者所作其僧多奇事詩亦非俗語高見如何願聞之

此作不是永嘉永嘉禪師也以後韻語無乃直傳祖鉢者

耶第未知數聲啼鳥是覺後景象耶無由面審其懋
錚也仍嘆此生浮沉苦海中到岸無期諷詠之餘不
覺懺悔之泚于額其名字居住事迹希名示知
前年臘月間伊川安峽大雨江忽漲江水隨漲閣
岸人不得通行吾所知者忽見老僧從江渚來過
其前其人問江水塞岸人不能通行老師從何越
工未僧言從灘游涉水及胸腹過後循覺寒凜其
人怪問老師年今幾何而冬月涉江僧言年今九
十八歲其人異之邀與歸家館置厚待僧達夜不
眠朝夕不食言及交河事時方有遷鄙交河之議雖不詳言

猶有所聞知者固問之則言我何所知聞之於見老師又問見老師何人也曰有道見者言之云隣里士人聞之來問僧似有厭色即辭去其後有人言此即是道見云生觀其詩異之欲質於具眼爾

又

望見相國砌上繁英滿發而日事馳走未得進叙從容悵然鄙生早有此憂而終不免焉又適僚員呈告之日引疾亦不能即坐此彷徨世間厄運有重於此者耶悶悶欲俟僚員畢告而後呈辭則似過六七日其間無端入坐亦或無妨耶伏願諒教迷局者倩人

伏呵

又

離違倏周歲矣緬想台儀無日可忘即惟新秋起居萬福曩者豚兒回得台覆書兼蒙鐫誨迨今感荷欽初來此只有數間屋與兒小雜處所業課僮拾薪而已今始葺小廬定以容膝時或尋接書籍而旋念實力誦讀亦自多事唯杜門靜坐滌慮洗心不失為聖世良民爾至如禍患之來非由自作實無自省之端雖使聖賢當之不過如此而止故外間縱有恐嚇習狃已久不至大動於方寸此亦習慣如自然耶竊聞

閤下自得閑益有進修之樂無緣披拜以承一二緒論耿耿而已且聞輯古今禮家言爲一帙云然否所希鼎裀愈勝不宣

秋間蒙閤下覆帖誨諭勤厚雖以愚之婾惰亦且言下發省入冬來始親簡冊所謂千里他鄉見故人者也但念半生走作白首迍邅其視古昔介石之君子不特忸怩已也然自今懺悔得作朝聞之人即閤下賜也秖恨相距之遠雖有一知半解無由就正於左右介進修之餘倘有敎告之端勿惜以東壁餘光借入也偶有漁人餽腊魚者一半分去望畀厨人唯希

若序自衛謹覆

又

聞付處之 命不敢偃息田廬捲家來泊江外者又臺請尚未盡准聊此徊徨謫去亦未易能正屬悵戀忽奉台翰浣慰何可量也欽之所向地方初意或止中途今則物議日峻終必遠去路上迎拜亦難期也欽已駸駸暮境而閤下且桑榆矣臨歧不能無情欲得閤下一文字或句語或規警以爲瞻依之地不知閤下肯之否昔賀醫閭欽討陳白沙半像用寫景慕欽之今日求文字亦此意也曾在田舍求見漢陰誌

文而閤下始許而終閼之深歎深歎

附答書

承覆書悲慰交極別語之索似非尋常敢搆拙附
呈漢誌非敢閼之此盖吾輩當事之一着恐遂埋
沒欲令知者知爾第恐輕減獲罪反深蘄築東路
左右若由此計欲班荊竊示之來諭云路上迎拜
亦難期也此亦或然敢此附呈字字禁語無密視
之臨紙黯然語不成緒不宣詩在帖中姑不錄
前數日庚子年長者驚遑馳到云中令公有遠竄
之命聞之不能爲懷獨坐深室無以自靖隔窓有

庶幼女昵昵語呼使近前曰所云何事可在此詳
言欲以排悶女曰幼女無知安能破君子悶也所
語秖是尋常細瑣事爾吾曰無傷也聊欲以寬吾
襞時憂因成一絶詞拙不成語細讀可想此懷亦
老境衰態可想

病裏聞吾友全家涉遠途呼兒談細事且欲慰須
史

辱惠詩篇足當謦咳敢不奉以周旋以無負大君子
警諭之至意漢誌果是禁語即如台戒辟完風流盡
矣爲之一涕天人互相勝善惡無易位百世在下焉

可誣也罪跡未卜行期尚滯江上而人事斷絶旅店閴寂日事靜坐有同面壁定僧此雖冷淡生活亦可謂無味之味差自遣爾竊聞閤下新築頗占勝賞此實閤下得天放之樂無由一聆餘論於池閣間悵然

姑復

閱盡世間如經歷刼無異瞿曇老子作千百億狀而尚有未試諸緣數年海上誰與析此肝膽者意非左右庶可少寬襞積而嚴程所迫忽忽告別及度席嶺益矯首不能忘忽辱華篇神爽亹亹襲人正所謂鮫室之淚一滴一珠不覺魂飛與江流俱西也不佞此

來閉門之外無他所事若無虎食之虞足以自遣而每聞流傳消息猶入坎窞聞䰟語不知向後復見何等光景念之輒懊惱然亦付之蒼蒼爾

又

頃因北塞虛警村民至今荷擔未弛令人意況不佳想惟此時台起居神相初春豚兒傳台覆帖感慰慰李楊根如圭氏來訪敝廬言及其先相公事曰掩壙之文台鑑已爲脫藁而不欲遽傳於世人耳目姑蔵於台書篋云欽於漢陰公雖晚識而契許頗深欽亦嘗喜其風流思欲與之一討論平素而奄忽已作古

人此情耿耿必欲見之台未可覓寄耶一見當即擘完不敢播諸人也謹此專布伏惟台諒

因人竊聞台鑑體中欠安伏惟即今已勿藥否瞻慕之情直與江水俱永一瘥三月神思頓減有如枯木凡百人事一倍隳廢乘便候問亦未能果也親友凋傷已盡而如思叔又先作九原之行若之何可堪夏間承台書益覺悵然倘有便信幸寄復以紓遠人耿耿也

峽中絕不聞外間消息即者族人來傳台鑑似將又罹文罔鋐固當尔顧念遲暮之境有此禍患洞庭之

葉不知俱落於何處適逢風便附此

豚兒傳至台覆帖爲之惘然想今又有何 命或遠或近俱是濶别昔人所謂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者正爲吾輩道也適有所感恭備贐行

聞台將往三水作一書付風便以候旋聞已向北青視三水頗近不勝欣幸也第未審大病之餘能保行李無顛頓耶戀慕之情與日俱積適逢洪原謫李家奴還者轉達遠懷其得免爲殷洪喬耶餘萬不盡

答申河陽

壯節公碑文中石塔一款來教誠然鄙見亦如是故

初稿則不及之矣柳觀察還送其稿要欲添加為辭其書未能盡記而大槩以石塔若為壯節而標之者然鄙意雖無信史可憑觀察公旣身莅其事則必有見聞之詳故不得不據此而為之說也今觀示諭地之相距歲之相後如彼其不近其為當時願刹而寺僧之所立也明矣碑文頭辭凡係石塔之語者有三併皆刪去雖刪去其文語則相貫矣修塔當否以鄙意酌之業非為壯節公而設即不過浮屠一伽藍爾似不必至於重刱矣但千年舊物一大故跡一朝撤毀使之頹亡亦涉未妥倘有剩力略加補緝庶無廢

滅如何唯在諸君子會同斟量而處之也人事多端機會易失秪願速為始役使顯刻遄完幸甚

答尹次野

近來阻渴難以江漢濯之而暑病所中伏枕度日玆負一者候問朝奉書諭極慰積鬱而適緣外客在座草草具復方以為念荐承辱教不啻丁寧是誠君子愛人之誠意不料鄙賤有契於左右一至乎此也二十年來朝著之濁亂猶人之有癰而始決於今日以時勢觀之則亦可謂轉移之機矣然念古人有言曰治病非難調病為難此時之當事者必也行為人推

望為人歸足以鎮服一世者然後庶可以陶甄辨別鑄士林和平之福如欽者雖或除形迹之嫌而才力之綿劣最出人下平居儕輩中知我者則必以懶散目之未嘗以世道之責相期待粗以佔畢然諾謬為吹竽者事到今思之愧汗浹背况屬者時事稍變恠論中起數日前偶有一友來說壞弄之輩指點鄙生與景擇兄弟曰某也峻某也不平淡刻論從此而出云假使賢兄輩以鄙生為可以屬此事似此恠論賢兄輩將何以遏止之耶古今天下未有其身不免於指點而能當一世之責也到此地頭鄙人雖欲自薦

如毛遂人且不許矣此等論議想兄未及聞之潤卿之心鄙生知之深喜兄之知之有合於鄙生也但碩果不食乃天地貞元之會豈可以一鄙生前却之故而相逕以退也唯願諸兄爲時懋勉而已鄙生形已之說亦不敢再發於口致有外人之疑惑也無由面罄適有客來信筆忙草謹此覆

謝語里

纍纍餘生不復自比於人雖聞閤下被譴出城而無緣奉尺書仰候於下執事唯是嚮往一念未嘗食息弭也頃因舍弟傳至閤下俯問之意驚感之極旋愧

不敏不能早修起居之儀而坐辱閤下眷義至此也仍念窮秋峽中氣體神相萬福瞻戀之私豈任云喩欽罪之人身全得保田廬恭戴 聖恩而已世故蔘如閤下亦不免行遣每一思之爲之慨然玆因風便聊附區區伏惟台諒

與秋浦

涉冬矣海方風土易栗眠食何㨾頃者惠書自趙同知家傳至披來慰浣倍於常日第不欲頻寄音墨以候動定而衰懶漸甚未能作意尋便所書益復訖然畿內失稔而飲居爲最兒小不免啼飢然此是困厄

中常事只得任之爾古人有言無所為而至者災也非禍也吾輩所遭正類焉自廢放來日怵惕內省而實無自致之咎今日之當與胥勉者惟安之若命不渝初服而已昔程叔子回自涪陵鬚髮勝昔劉元城過死萬般操履愈確此乃大賢君子處困居厄之道雖不可企及而亦不可不自礪者也吾輩俱向遲暮餘蒙天恩得延視息寄客人間能幾何歲月久不過十餘年便同盡矣其尼可不守志居貞以為歸根復命之地耶自餘榮落皆夢境也如欽儒劣已不置懷況兄剛方無累於外者耶見兄書每以攝顔為歎願

兄勿以頹墮自居紬尋書籍衣欽敬矣以衣桑榆之業也欽方坐此而舉而勉入是可笑也矣世禍福能軟人骨而易人腸其足哀伶城裏親舊時或有寄問者而答禮外不敢及一言以其譏惡深也念兄同病可以此言聞輒剖歎歎并希思重惟諒之

去年冬修復帖附家豚使之遞傳於賢胤監役之行而厥後聊不聞音墨得無為發洪喬耶歲已歷三時矣殊有兒女子之戀也新秋寓况益福欽衷相日現兩鬢髮鬆想左右復如何也故益斜紛矣相見何可期勿惜頻寄信替面目也不究

頃作書付家便未數日家奴來致六月覆書乃欽下走囊底淹滯今纔傳至也披來益開慰也仍審兄以衰颯為歎欽之齒下於兄而鬚髮日蒼然以此知兄同此患也重以驪興一措大迎合時議以吾輩爲奇注封疏詆斥至再時呂州人李國亮者上疏云國亮黨逆賊戊午刑死故未知竟知何以欽言之兄反自在快活也呵呵團會無期只願將息萬重姑覆

不闕兄起居閱一寒暑地之相距豈太遼邈而坯蟄之人自與人事濶略惟悵望日積爾想兄眠食近復如何欽年來頭髮斗作二毛顏面非故吾矣每念舊

遊便有潸沖河山之感浮生離合雖本無常遲暮轉
難堪也重以姓名長掛人齒頰不知痌柯病羽何時
得安頓而了此苦債行且幾歲也便回有以覆之

寄淸陰

朝與仙源公語及兄渡海信息如何爲之悵然不意
玆際獲奉遠書搖搖心旌逐去飄而南豈悟君子神
明所扶計今已停旆按事有緖區區懷仰益不能弛
鄙人入秋來呻痛相尋唯日閉戶在康津日所寄書
尙未傳至豈道間浮沉耶人生宇宙內初無繫着猶
浮漚泛水達人隨分以安之故無入而不自得准願

養得息少思慮以自珍衛洛下諸耗必具仙源書中不暇悉究姑謹覆

又

極贊中得書開慰倍常且蒙示日下消息尤荷尤荷古人以無所為而至者謂之灾而不謂之禍吾輩之患雖使聖賢當之亦没奈何假使方來文罔有重於此者只得含笑入地但半生讀書竟陷大戾是為可吟自歸田廬遇境皆幻從前素業一切俱廢唯洗心端居欲作聖世一耕氓而止頃被人責勉遂尋撥書籍既無人爭相關頗覺溫繹有味賴天之靈少延覗

息則雖處之囚山絶漠之鄉可以不負大命之性而
送此殘年餘外紛紛那復置肝膈耶亦願高明囷心
碕慮之際致力於爲己之學庶幾一變至道以副是
慕之私也感高明無垂厚問布此恥默以爲損報之
地姑止此台

欲竟拊日如只賴素性安於寂寞不作勞擾匙稍自
嗇靈丘峙見前國亮以吾輩爲貧信乎其爲貧窮亭也章
大聽能治卑也第如繼而蜎起者何四大本自妄因
而付諸造化亦奈何自日下來者或詢詢有所云必
非真的如關罪迹須將一二寄示明府人便也

半夜風厲峽寒砭骨衰癃僵卧之人幾乎不堪矣忽得惠翰及詩章墨封陽春其在斯矣快然一諷而詠之頓覺牙頰生津矣吾輩自不孤矣雖虎食其外嶧陽之桐其或隕正聲於灰餘乎哉用此輙復怡如邦得面鑿此懷欽入秋來兒小疾病甚稠不免惱懷萬慮俱枯尚有愛根可歎賢亦離了 褱中矣須及此時成就日新之盛德幸甚世上非之交游末路皆露真形所望於賢益不淺也

知舊比相繼纍死愧此身罪大荷聖恩偏膴獨視息田間疢懷實什他朋游而空谷無與傳此情者適蒙

左右損書遠問開我胸臆多矣況兩篇長律足以激昂衰素增華衰朽耶嘗詠李空同十年放逐同梁苑中夜悲歌泣孝宗之句以為近代無此語亦無此人今得諸左右不覺涕涔淫下也

又

去國之日午炊於足下之廬舍詵之持酒來別談間亹亹及足下到配所益不能弭忘未幾聞竹陰公之去其餘波將漫於足下恇忪者累日忽辱惠帖傳自柳生所有如隔世消息況慰其如何也歠粥飯如昔而奈與憂俱居古人雖曰樂天知命亦恐此強言也

吾輩之事縱使古人當之有不暇樂焉知言也嶺路不甚綿遠而厓峽款絶舍馬而徒却思蔡元定押赴道州脚為流血吾輩曷足道哉聊以此自語來示及之恭謝恭謝嘗見楊誠齋繫易之無妄曰仲尼圍陽虎似也灾至无愧聖賢之事也此論甚足以起人但無論愧不愧灾則當之聖賢何負於人耶臨書為之一笑今為故人道之

賴柳生續得惠帖所謂萬山不隔月一鴈能寄書慰懷蓋十分矣秋浦云亾益無人世之念行年五十經歷世變盡矣先死者未必非福但此公之死非惟私

慟似此君子人何處得來欲作一文字抒余哀路遠恐未乘便尤用慨然

諸賢落落遠遷峽中孤纍尤無以為心旋有西州皇甫不得與之恥此只可為吾子道也書與長詞並至諷而歌之有足當此懷者孰謂季世寡知己也抑何得於左徒者深歟藉令左徒與吾輩偕生則不識騷中又添何等格外懊惱語爾左徒所遘特上官一時貝錦已方之今日之難豈非眇少也耶罔老之行贐以小絶曰草草平丘別前期問却迷傷心今日淚殘照穆陵西詩成不覺掩涕仍復自笑缺陷世界本自

如此彼帶貝冠鵕者亦人爾乃公胡獨苦也悵然者久之何緣與子共披磊磈也來篇韻強且去歲病後不近筆研神思頓謝不得作長語故作東家捧心亦可資賢者寂寞中一啓齒也見了與此書俱火勿掛傍眼

仲栗公來見即兄面目也雙眼覺明叙年前患故腸肚各酸痛也旋復見兄書及詩益用悵然屈左徒草離騷一章雖是以發洩幽憤然未聞與相識有所賡唱所申申者只女嬃佘生有左右時以篇什見遺視左徒豈不曾勝耶思叔近將入地云此友平生操節

不可使與身俱朽欲以一文字追誅抒我衷曲早晚
當附呈兄亦若有悼亡之作後便見示聞用錫丈病
劇云善人一何無祿耶此書於白川歸人韋銘傳庶
無浮沉也惟諒不宣

豚兒傳至手帖及浦翁奠文古人所謂一字一淚病
目不得開也竹陰書亦領楓林關塞念之杳然生初
患證勢若將就木也者而僅尋生路不知造物者又
留我苦海中幾歲以受無量惱困也可笑浦翁衰辭
送于其孤處病暑未得寫別本以呈于兄兄若欲見
須取見於黃家亦令黃孝子只自見勿煩人眼也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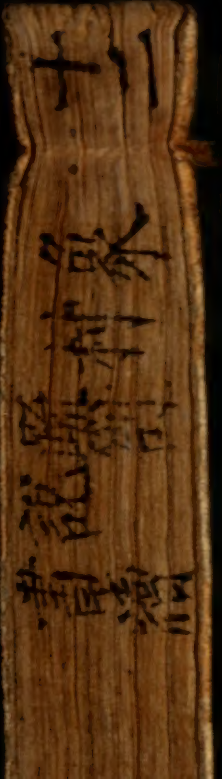
人自古以文字添辜故也
長夏山村日睡魔相接情帖忽及慰濯倍於常日也
生筆全如昨今歲幸得雨可望有年而第此迹亦卜
安頓否病羽毋惕於虛彈柰何心所欲言筆未可殫
仲氏傳至哀帖抑家人亦致書及文訧審哀動定仰
慰仰慰峽外覊苦得與仲氏相見攜持慟哭庶洩悲
哀之情先大鑑墓文欽何敢辭但僇餘名姓不合列
于金石前者三友人亦屬以此事欽陳此義蒙恕察
矣若以幽誌見教則不比顯刻或可爲也伏願商示
想南旆已發伏祝萬安

又

坐想北山霞色思書爽然開我懷也示諭謹悉吾輩萃而際會如薄物細故自當蕩除於胷中頃見時晦亦以是及之時晦了無留滯於方寸者今須明日即出以謝新命酸鹹共烹致士林之福乃千載一時令須領會多少在面姑不備生二年不作詩春間偶有口占不敢悋於左右笑看

秋雨乍凉坐想青楓水石不覺衰餘之身已在輞川今承惠翰益用遡慕頃日之事不過陳所蘊而已何傷萧不可戶喻未知外間或有云云耶金來聞如何

爾原伯曾似是見於諸子中而不得分明記憶後日若有考當參通告從近一披則何幸如之

此身於世一懸疣爾只緣官縶未脫尚作風塵中人昔日同遊伴侶皆白頭不然已泉下矣今在洛下雖未能源源亦相倚依忽此遠離自不得遣情豈少曠達而然耶所希萬萬重

象村先生集卷之三十五